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傅斯年漢學講座 2001



古史之斷代與編年

饒宗頤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傅斯年漢學講座 2001

古史之斷代與編年

饒宗頤

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

臺灣 臺北

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古史之斷代與編年 / 饒宗頤作. -- 臺北市 :

中研院史語所, 民 92

面 ; 公分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漢學講座
2001

ISBN 957-671-984-4 (精裝). -- ISBN 957-
671-985-2 (平裝)

1. 中國 - 歷史 - 先秦 (公元前 2696-221)

621

92007814

古史之斷代與編年

發 行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
作 者：饒宗頤

發行日期：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

承 印：惠文電腦排版印刷有限公司

定 價：（精裝）新臺幣 200 元

（平裝）新臺幣 90 元

GPN：1009201322

ISBN：957-671-984-4（精裝）

ISBN：957-671-985-2（平裝）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目次

由不同文化交流與部族分佈	
談古史上「時」與「地」的複雜性	1
以水道為綱	
談古史傳說形成的架構	23
從文獻上細數五帝的異說：	
兼論若水與黃金	53
後記	77
跋	93

由不同文化交流與部族分佈 談古史上「時」與「地」的 複雜性

近時三代斷代工程的公布，引起關心古史國內外許多學人的熱烈討論。國外且有人以民族主義的狹隘立場加以不必要的責難，又復抹殺夏代，全非信史。西方史家治史的法則，認為不同時期的史料，無引證的價值。可是，西亞的史事，能夠認識，全靠一部《聖經》，何以中國方面，如果不援引紙上經典的記錄，將如何作研究？抹殺夏代這種看法，似乎有點落伍。在當前大量文物出土，和戰國楚簡的新資料所顯示，虞、夏的存在，是不容置疑的。（郭店〈緇衣〉引詩大小猷，字又作𡗗，乃夏的省形，慈利簡「夏」字作𡗗，可證，雅即「夏」之借用。）簡帛的史料，告知我們許多古籍時代都應該提前，不能像過去，懵然罔圖吞棗地說是漢人所編造。重要的新發現，像王家台秦簡的〈歸藏〉繇詞，不少可與《山海經》、《穆天子傳》相印證。定州八角廊村四十號漢墓出土的《六韜》殘簡，有關有苗的記載，郭店楚簡保存了吳（虞）𡗗（夏）之

治，湯（唐）吳（虞）之道、及堯（堯）、舜、禹、臯、禩（稷）諸名和他們的事跡。唐、虞、夏時代蟬連相繼，儒家已佚典籍具見之，與舊書正相吻合。總括一句，出土簡帛，大體證明古籍的古史記錄都有它的來歷，最少是秦以前口耳流傳的事實，不是出於漢後人的捏造。過去不少被認為偽書，現在可得到公正的平反。

一九三三年傅斯年先生發表〈夷夏東西說〉，他以高瞻遠矚的眼光剖析古史的系統，當時的形勢，只有東西之分，而無南北之限，歷史憑藉地理而生。大體只可從東西對峙來看問題，故以殷屬之夷，與夏人相對。傅文對夏后氏名稱、都邑，和夏與夷交相勝，見於典籍的事實，作重要的闡述，可謂極宏觀之能事。

傅先生沒有放棄不同時代的史料，對於祖先神話，包括《山海經》以及後代域外有關的傳說，都連類引證，他的處理史料的方法，至今仍可供人們借鏡。那些持抹殺夏代論者，不妨重溫傅文。

所謂「斷代」的方法，是近期史家最喜歡採用的。史實有許多只能取得大體的認識，如果必欲千方百計確定它是在某年某月發生，殊無此必要。所謂年代，其來源嚴格分之，有下列諸項應該注意：

1. 記錄者的年代（所見、所聞）
2. 不同記錄者的年代（傳聞異辭）
3. 被記錄的對象發生原有的時代——原本年代
4. 研究者假定的年代，後來作為年代標準——推論的年代

許多年代論斷，往往借助於第四項，施用於全體史料，有時不能周延完全適用。不少以前所定標準，不免需要重新修訂，像卜辭中的「子組卜辭」，由於花園新出土成批龜甲的記錄，帶有子占曰、子曰一些詞句的特徵，研究的結果，年代推前至武丁早期，因此過去所定，凡有紀年月的句子置於銘辭之末的詞例，一概安置於殷代晚期的斷代標準，恐怕要重新釐訂了。

現在試舉證一些出土文獻。先從征伐四方的古代軍事行動，見於《尚書·堯典》的四凶記載作一試驗考釋，兵家的著述，像銀雀山漢簡的《孫臏兵法·見威王》篇及另一佚文述征伐五色帝，原文錄之如下：

〈見威王〉：

堯有天下之時，誅王命而弗行者七。夷有二，中國四。故堯伐負海之國，而后北方民得不苛。伐共工而后兵寢不起……。

堯身衰而治屈，胥天下而傳舜。舜殷謹收。方（放）之宗（崇）；殷歸（鯀），方（放）之羽；殷三苗，方（放）之危。亡有戶（扈）是（氏）……中國。

有苗民存芻為弘（強）。

舜身衰而治屈，胥天下而傳之禹。禹鑿孟門而通大夏，斬八林而焚九□西。西而并三苗。……。

昔者神戎（農）戰斧遂，皇（黃）帝伐蜀祿（涿鹿），堯伐共工，舜伐（伐）刷管，湯汭（放）桀，武王伐紂。帝奄反。故周公踐（踐）之。故曰德不若五帝，而能不及三

王。

（《兵家寶鑑·孫臏兵法》佚書，李均明整理，河北人民出版社，一九九一年四月，頁 109。）

佚文：

孫子曰：（黃帝南伐）赤帝……戰于反山之原。……至于襄平，東伐（青）帝，戰乎平□，北伐黑帝，至於武隧，戰于□□……。¹

西伐白帝，至於武剛，戰于□□……已勝四帝，大有天下……天下四面歸之。湯之伐桀也……至于□□，戰于薄田。……。

武王伐紂，至于蔽遂，戰牧之野。

（《兵家寶鑑·孫臏兵法》佚書，李零整理，河北人民出版社，一九九一年四月，頁 85。）

此條史料非常重要，雖然不能確定寫成的年代。² 最少可以證明五色帝在孫子時代已形成系統，而堯、舜、禹、紂、周武相繼蟬連的年代先後的說法，在孫臏以前，亦大體成立。我們看西方秦國的祭祀體制，秦靈公時於吳陽立上下時，上時黃帝，下時炎帝，是時炎帝與黃帝的二分法已正式形成（公元前四二四—前四一五）。

¹ 有人懷疑伐赤帝此篇應晚至漢高祖時始出，非是。

² 何炳棣認為全書具春秋屬性，現存《孫子兵法》與《吳問》都是撰就于吳王闔閭召見孫武之年（公元前五一二），見《歷史研究》1999.5。

新出江陵王家台秦墓出土的〈歸藏〉中繇詞云：

䷗《同人》曰：昔者黃帝與炎帝戰□。（182）

按《太平御覽》引〈歸藏〉云：「昔黃神與炎神爭涿鹿之野。將戰，筮於巫咸曰：果哉，而有咎。」（宋本《太平御覽》引，皇王部，頁79。）孫子所言的反山，當然是阪泉。《左傳》僖公廿五年，秦穆公卜勤王，使狐偃卜之吉，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。《佚周書·史記解》有阪泉氏。《孫臏兵法》的〈見威王〉中的「蜀祿」，當是涿鹿。《莊子·盜跖》云：「然而黃帝不能致德，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，流血百里。」馬王堆《經法·正亂》：「太山之稽曰：黃帝身□之尤（蚩尤）同而禽（禽）之。其曰：□以爲諸侯……。名之（蚩）尤之翬（旌）。」赤帝亦指蚩尤。炎黃之戰故事，在春秋時代，用於《易》占的繇詞，已是一般人之通識，老生之常談。至於堯伐共工，神農伐補遂（即斧遂），舜伐三苗，亦普遍見於其他典籍，像《鶡冠子·世兵》：「堯伐有唐，禹服有苗。」其言舜伐鬲管，此地名不易考。（按秦時於雍地有菅廟，祀社主爲最少之神〔見〈郊祀志〉〕，管如讀爲菅，則其地或在雍，事則未詳。）

《孫臏兵法》記三苗之事，特別詳盡。堯舜與禹都有征有苗的故事。苗民之名，見于《尚書·舜典、禹貢及呂刑》。〈舜典〉云：「竄三苗于三危。」〈禹貢〉云：「三危既宅，三苗丕敘。」鄭玄注：《河圖》及《地記書》曰：「三危之山，在鳥鼠之西，當岷山，則在積石之西南。」《淮南子·地形訓》：「樂民拏閭在昆侖弱水之洲，三危在樂民西。」又

〈時則訓〉：「西方極，自昆侖絕流沙沉羽，西至三危之國。」《後漢書·西羌傳》，明言「西羌之本，出自三苗，姜姓之別也。」相沿之說，羌人乃是三苗之後。《孫臏》云：「禹西面而并（併）三苗。」此說極確，《穆天子傳》言：「重皐氏之先，三苗氏之□。」殷卜辭之𠄎，即「方（放）之危」之「危」。又屢見下危及危方地名。《孫臏》文中有一句極難解釋，即謂「有苗民存𠄎爲弘（強）。」「存𠄎」可讀爲「存蜀」，因三苗之地去岷山不遠，當時真有據蜀爲強之事，證之卜辭危方與蜀巴人相倚爲患，婦好屢有親征之舉。武丁伐下危的戰役，自庚午至於壬戌共五十二日。武丁伐夷方，余考應是西夷。因爲夷不限於東方，西面亦有西夷，故《孟子》稱舜東夷之人，文王西夷之人，西方亦有夷。婦好伐巴方與伐夷方下危，見《合集》480 大龜，即《丙編》311、6477 正反。另詳拙作〈武丁時夷方考〉（待刊）。三苗地域，近時考古家不少著論，以爲屈家嶺、石家河文化即是三苗文化，年代約略相當。《孫臏》只說堯伐共工。伐三苗的是舜、禹。但考之其它典籍，堯與有苗戰於丹水之浦，見於清人輯本《六韜》，但《呂覽·召類》，《水經·丹水注》商縣下僅稱堯有丹水之戰，以服南蠻，沒有說是與有苗交戰。定縣竹簡的《六韜》中第十三有〈舜伐有苗……〉的篇題，許多簡中出現「有苗」一名。有一簡稱「之□右□蠡之水」，缺文可能即「彭蠡」，即吳起對魏武侯說「三苗之居，左洞庭，右彭蠡」。這與《史記·五帝紀》言「三苗在江淮荊州」，正相符合。舜伐苗之事，《淮南子·修務訓》云：「舜南征三苗，道死蒼梧。」《禮記·檀弓》：「舜葬於蒼梧之野。」馬王堆駐軍圖內舜葬地點在九疑，有明確指示。「帝舜」二字，圖見《文

物》一九七五年第二期。屈原〈離騷〉多次言及舜與九疑地望，可見戰國時人都承認舜確有南征的事情。近時舜陵已進行發掘，有新證驗。至於禹伐有苗，記載更多，《墨子·兼愛》下引〈禹誓〉：「蠢茲有苗」。又〈非攻〉下：「高陽乃命玄宮，禹親把天之瑞令，以征有苗。」所記與《孫臏》相合。《隨巢子》佚文說：「三苗將亡，天雨血……日夜出，晝日不見。」古本《竹書紀年》亦有此說。定縣竹簡有云「有苗三日不見日」（2228），「有苗月蝕日斷，三日不解」（1175）。北京斷代工程天文學家劉次沅曾綜合美國學人彭飈鈞等推算，證明公元前二二五〇年至公元前一八五〇年之間，中國地區可看到全部日食現象，古書所記三苗不見日的年代，可以證實。³

古代部族因遷徙而攜帶其祖先信仰，傳播各地，目前所得考古新知，對某一特定問題，產生許多進一步的看法，和過去的理解，大相逕庭。

卜辭所見，自武丁時代起，大舉征伐夷方（人方），規模壯大，人主親征，婦好亦與其役，所謂人方即夷方，實包括西夷，非盡屬東夷。〈商頌〉言：「天命玄鳥，降而生商」又「有娥方將，帝立子生商」。《詩經》是大家所承認最可靠的史料。這裡有二個主要問題點：一是玄鳥傳說，二是有娥和子（氏）的地望。傅先生論文對玄鳥神話，引證高句麗夫余先祖朱蒙作為佐證，且及《晉書》慕容廆的大棘城即顓頊之墟。持此以論這一神話來源，出自東北。而對有娥和子氏的來歷，略而不提，又強調帝俊是〈大荒東經〉中唯一之帝，當屬於東夷，茲重新加以討論。

³ 江林昌，〈堯舜禹伐三苗的綜合研究與夏代始年的討論〉，《華學》5（廣州：中山大學出版社，2001）。

一、有娥與不周

卜辭有𠂔字，《合集》38244：「□辰王卜，在兮□，娥毓幼……〔王〕𠂔曰……吉。」或釋此从戎从女之字爲娥，徐中舒認爲不確。⁴ 今姑勿論，有娥明見於〈離騷〉。

「見有娥之佚女。」王逸注引詩「有娥方將。」《淮南子·地形訓》：「有娥在不周之北。長女簡翟，少女建疵。」〈離騷〉又云：「路不周以左轉兮，指西海以爲期。」王逸注：「不周，山名，在昆侖西北。」洪興祖云：「此山形有缺，不周匝，因而名之，西北不周風自此出也。」

《山海經·西次三經》之首：「曰崇吾之山，西北三百里曰長沙之山，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。東望渤海，河水所潛也。」

《淮南子》又云：「西北方不周之山，曰幽都之門。」張衡《思立賦》：「出寒門之絕垠分，縱余縲于不周。」不周在西北方位。故《呂氏春秋·音初篇》言：「有娥有二佚女，……二女作歌，一終曰燕燕往飛，實始作爲北音。」傅先生引此以說明〈商頌〉之本事。《呂覽》明言是「北音」，正符合幽都方位，不作「東」音。近時楚簡亦出現「不周」地名。《九店楚簡》云：「敢告□綌之子武彊，尔居復山之配，不周之埜，尔無事，命尔司兵死者。」足證不周之野一名之存在。〈殷本紀〉：「桀敗于有娥之虛，桀奔于鳴條，夏師敗績。」張守節正義引〈張掖記〉：「黑水出縣雞山，有娥氏女簡狄，浴于玄丘之水。」這些夏代地名，現在不作詳細考證，

⁴ 徐中舒主編，《甲骨文字典》（成都：四川辭書出版社，1988），頁1350。

但以「不周」證有娥。古代傳說其地望應在西北，不當屬之東方，不周之山是幽都之門。我們看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說「紂之域：左東海，右流沙，前交趾，後幽都。」是很可靠的話。以幽都證不周，其地不在東夷，十分明瞭。（幽都與共工，說另詳下篇。）

二、帝俊的傳說

帝俊一名，出土文獻，見於《楚帛書》云：「帝俊乃爲日月之行」，又云：「日月爰生」。（有人讀爲允生）《山海經》裡面，除傳文所列出，見於〈大荒東經〉之外，又有〈大荒南經〉、〈大荒西經〉、〈大荒北經〉（帝俊竹林）。他是四方都存在的天神人物，可以驅使日月；楚人亦奉之爲高級神明，原不限於東方。

〈大荒西經〉：「帝俊妻常羲（娥）能生月十二。」〈大荒南經〉曰：「羲和者，帝俊之妻，生十日。」十日、十二月都由他夫婦掌握。《山海經·海內經》炎帝條人物世系如下：

炎帝——炎居——節竝——戲器——祝融（居江水）——
共工——術器
后土——噓鳴——生歲十二

又〈大荒西經〉：

帝令重獻上天，令黎邛下地，下地生噓，處於西極。

以此互證「下地」即后土，「噎」即噎鳴。下言處於西極，可見其必在西方。

我頗疑噎鳴生歲十有二，可能是另一竹簡的混亂。噎鳴有人認為是《太歲開兵戈》所見的肩有雙翼，足踏日月的神明——大歲，當然，只是一種望文生義的解釋。但我看〈西山經〉記鍾山之神「燭陰」其子曰鼓，化爲鵩，郭璞注引《歸藏·啓筮》說：

麗山之子，青羽，人面，馬（鳥）身。

考《御覽》卷一天部第一條是元氣，引《遁甲開山圖》云：「麗山氏分布元氣，各生次序，產生山谷。」

麗山氏是元氣，爲山谷的創造者，他即是鍾山之神燭龍，其子名鼓，亦化爲「鵩」。他們都是宇宙開闢之神，主宰元氣的活動。帝俊能負責日月的運行。燭陰之子鼓亦化而爲鵩，疑帝俊或爰，與「鵩」亦是一名的分化，他和殺葆江的欽鵩，即《莊子·大宗師》所云「堪坏得之以襲崑崙」的堪坏，同是一神。它化爲大鵩，字亦作「鵩」，「噎鳴」疑是一鳥旁字的神名。噎鳴亦生歲和十二月，都是代表元氣的「神帝」（說詳下文）。王家台秦簡出〈歸藏〉殘文，與郭璞注所看見的〈啓筮〉，可以參證。

我以前寫過〈論大皞與少皞〉，⁵ 開始認為由東徂西，現在看到西方的材料越來越多，覺得東、西都有「鳥」的崇拜，在該文的〈後記〉已主張東、西並存，大家可以參看。以下側

⁵ 李亦園、王秋桂主編，《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台北：漢學研究中心，1996）。

重玄鳥信仰的神話在西方分布的研究。

三、玄鳥信仰的東西分布

我們考大昊之祀典，已見于秦人的五畤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右扶風：「雍，秦惠公都之。有五畤，置太昊、黃帝以下祠三百所。」（〈郊祀志〉作雍舊祠）以大昊列于黃帝之上。太昊是伏羲。《楚帛書》開端即云：

曰古「大」熊電戲……

電戲即庖犧，大家皆同意此說。漢代以大昊爲伏羲，是開天闢地的人物，可追溯到秦、楚的文獻。秦惠公的祠祭，置於黃帝之前，是合理的。出土秦器金飾上有鴟鳥形物，有人謂是玄鳥隕卵（《文物》一九九五年第六期）。《山海經·西次三經》：

「長留（一作「流」）山，其神白帝少昊居之，鳥皆文首。實惟員神魄氏之宮，是神也。主司反景。」

按下文云：「渤山，神蓐收居之。……是山也，西望日之所入，其氣員。神紅光之所司也。」郭璞注：「日形員，故其氣象亦然。」是員神以氣員說之。員即指「日」，因其在西方，爲日入處，故職司反景。此少昊在西方不屬東夷的明證。〈西次三經〉的地理，多數可以實地說之，不完全是神話地名，大可研究，略表之如下：

樂游之山	桃（洮）水	稷澤
流沙	嬴母之山	
玉山	西王母所居（奄山＝崦嵫之山）	
軒轅之丘	黑水（黃帝）	
積石之山	河水	
不周之山	泐澤	
崧山	稷澤	
鍾山	崦嵫	
崑崙之丘	神陸吾（帝之下都）	
長留（流之山）	少昊	員神魄氏之宮
章莪之山	畢方鳥	
陰山	濁浴（谷）水	蕃澤（見《水經·沮水注》）
符楊（陽）之山	神江居之	
三危之山	三青鳥居之	
騶山	耆（老）童居之	
天山	湯谷	帝江（六足四翼，無面目＝渾敦〔沌〕）
泐山（濛山＝蒙谷）	日之所入，其氣員，神紅光（即蓐收）	

以上〈西次三經〉

陰山

勞山

弱水（張掖郡刪丹，《水經》以為即〈禹貢〉弱水）

以上〈西次四經〉

〈西山經〉描寫帝江是一位六足四翼無面目有如渾沌的神物，《莊子·應帝王》說中央之帝曰混沌。郭店楚簡《老子》：「有牂蟲成，先天地生」。借蝨爲混。混沌、渾敦同義。帝江原是江水之神。居于天山。耆童即老童，居于騶山。騶讀爲隗，都是鬼方氏之地。《大戴禮·帝繫》老童的後代陸終氏，娶於鬼方氏之妹女隤，知其族與鬼方早有婚姻關係。

《山海經》又有祖江故事云：

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，其子曰鼓，其狀如人面而龍身，是與欽鴟殺葆江于昆侖之陽。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瑤崖，欽鴟化爲大鶚……鼓亦化爲鵩鳥。（《道藏》本）

張衡《思玄賦》：「速燭龍令執炬分，遇鍾山而中休，瞰瑤谿之赤岸兮，弔祖江之見劉。」

欽鴟《莊子·大宗師》云：「堪坏得之，以襲崑崙。」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作「鉗且得之，以處昆崙。」帝江、祖江、葆江可能是一名的分化，葆讀如神保之保，與帝、祖均是附加，作爲神名：

帝江	天山神鳥（混沌）六足四翼
祖江	欽鴟（堪坏）——鶚（鷩）
（葆江）	（鍾山神燭龍）——鵩
麗山氏子	青羽人面鳥身

以上這些巨神，都是鳥身，江水之神曰帝江，又稱祖江，是一